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
第十九回 病尼姑草坡秘授兩頭鑪 莽娘子毛洞同誅三界魔

足足見那黃瘦的尼姑搶去囉襦，便丟了雙虎，大踏步趕來。趕了幾個山坡，只趕不上。待不趕時，望那尼姑坐在一個山頂上，拿這羅襦隨風耀著，嘻嘻的笑。又趕過這個山頂，那尼姑慢慢地又在一個細草平坡上坐地，以手招足足。足足怒極了，指著罵曰：「賊禿禿賊白日裡做賊，不要走，吃娘子一腳，踏做個爛西瓜。」那尼姑嗤的一笑曰：「不敢不敢，怕閃挫了娘子的二寸小金蓮。」足足怒得不得了，奔上前，只一腳。那尼姑不著些忙，伸兩個指頭，向那鬆綠褲兒下只一捏，卻不知何故，倒跌了數十步。足足自思咱從來斷打不曾吃虧，反被這癆病的尼姑暗算了，豈不辱沒了人。爬起來時，那尼姑仍是坐著，看那黑羅襦的花朵，笑曰：「是繡得好呵。」足足又是一腳，那尼姑似乎眼不曾見伸著五個螃蟹大的爪，向那繡鞋迎著，趁勢褪了下來，屈著肘倒向腳底心一撲，足足只叫得呵呀，又跌了十餘步。似乎通身的筋骨都跌得酸疼，坐在地下歎口氣。尋思著，這尼姑大底是有法術的。一足有鞋一足沒鞋奔上前時，那尼又拿這一隻繡鞋兒看花朵。足足沒奈何，唱個喏曰：「你這尼姑端的是甚人是鬼呵，莫來戲弄娘子。是菩薩呵，娘子情願拜你做個師父。」尼姑曰：「貧尼見你有的是氣力，卻無家法，恐被人暗算。今有一件絕妙的軍器，欲贈娘子。故借那羅襦引娘子到這裡，娘子要麼。」足足曰：「自從嫁了顏公，武庫中萬千軍器，無一根中得咱意。菩薩有好軍器時，贈咱一件，待明兒拿金銀謝你。」那尼姑將手中這鞋，教足足穿好。笑曰：「我軍器呵，是齊天大聖的鐵棒和不老婆婆的肉火鉗，一鍋兒熔化了再造出來的，名喚兩頭鑪。」足足曰：「並不曾聽過軍器上有兩頭鑪。」尼曰：「這鑪中間是鐵精煉成的，又圓又硬，弄得得意時這頭一鑪，血濺桃花，那頭一鑪，腰斷筋麻。娘子中意麼？」足足曰：「菩薩有時，只管俾咱，如何只說風話。」尼姑笑嘻嘻向山後林子裡拿出這件軍器來。哎呀，好個兩頭鑪。那尼姑在草坡上弄了一回，只見銀光閃爍，風嘯雲愁，弄得好好。弄畢，將這鑪橫在坡上，謂足足曰：「娘子舞得動麼？」足足札好了繡鞋，拿起時覺得沉重，轉得幾轉，氣噓噓地復橫著，搖首曰：「罷了，忒重忒重，不合咱使。」尼曰：「娘子力非不足，只是不善用，教娘子用力的法兒。」遂向足足捏著骨節，授了秘訣。足足習了一回，尼曰：「可矣。」舞這鑪時覺得活動了，尼又點了數十個解索，都習會了。足足曰：「咱們姊妹有力的尚多，如師父肯到咱竹山作個女教頭，不愁他們有力沒使。」尼曰：「貧尼有個徒弟名大智，百般武藝，皆蘊神通，且與顏公有緣。有日廝見，學他的技與貧尼無異。汝牢記著貧尼另有漏景刀一枚，是神鐵鍊成，柔可繞指的，佩在身邊邪魔不敢近，一併贈與娘子。」天色已晚，桃花鄉路遠，因指著山下的樹林，曰：「從這裡投宿罷。」足足披上了羅襦，跪著曰：「師父不肯到咱竹山，何時再見師父。」尼曰：「天色晚了，汝去罷。」足足剛叩了三個頭，這尼已不見了。只見地下有個錦囊，上面有四個字，足足不識那字，只得拾起來與漏景刀同佩身上，提了鑪望望紅日已被前山銜了一半。走過前山尋那虎時，那裡有個影兒。這黑虎白紋是最稀罕的，思量取那皮與顏公做個座搭，如何不見。沉吟了一會，忽然想那樹林裡，正是夷庚鄉，是那鄉人盜了無疑了。提那鑪直打進夷庚鄉來。鄉長樂進大驚，帶了幾個鄉勇來問備細。足足大罵曰：「你不認得顏莊公的足足娘子麼？娘子到你這個鳥鄉，你不出來迎接，罪已不赦，又縱著鄉人盜了娘子的虎，該得何罪。」言著揮這鑪，左一鑪，右一鑪，已鑪翻了幾個。樂進曰：「娘子息怒，娘子辱臨，沒人通報，故此不知出迎。至謂鄉人盜娘子的虎，這卻不解。」足足曰：「你不解呵，待娘子解與你聽。我正趕著人到松樹岡裡遇一個錦紋的大虎，一個黑質白紋的異虎，被我一頓拳頭都打死了。那白紋的黑虎，是最難得的，正欲取那皮為我莊公作座搭，我才與一尼姑攀話，你們這些人好大膽，竟偷了娘子的虎，若不還娘子時，你這些鳥男女，這虎就是榜樣。」樂進曰：「娘子呵為這兩個大蟲，不知害了我鄉多少性命，仗娘子神威，為我們除了害，那敢盜娘子的虎。今日日暮請娘子權在茆舍宿一宵，待樂進查出那人來，送娘子治罪，兼取這虎皮還娘子，望娘子暫行寬恕。」足足曰：「恁地時，暫行饒你。若無虎皮還娘子時，別有說話。」樂進慌得不知怎的，即著夫人鄉主迎足足進府中，大排筵宴相待。教傳齊鄉勇分頭尋訪那盜虎的人，那裡尋得著。

明日，足足焦躁起來，定要那虎。樂進的夫人鄉主說著情，領了三日的限期，三日後若尋不出這虎皮時，那大蟲就是這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榜樣。樂進連日與眾鄉勇商議，絕無善策。一鄉勇曰：「這裡有個樂生光他女兒樂更生，亦在顏公處做娘子，今聞在桃花鄉離此不遠，那大蟲眼見是尋不著的了，可令生光請他女兒來勸住他，救一鄉人性命。」樂進沒奈何，只得依議而行。

那日玉連錢不見足足回來，拿百巧拷問了幾回，百巧百般的巧抵，那裡肯說原委。著人四下裡尋覓，又尋不見。連錢正在著忙，忽見樂更生稟曰：「足足娘子有消息了。他打了兩個大蟲被人盜去，是在妾夷庚鄉的地方，要鄉長樂進賠償，拿個甚麼兩頭鑪，在這裡鑪人。樂進浼著妾的父親請妾去勸他。」連錢即遣更生點五十名女兵去勸足足。樂進大喜，率鄉勇奏起鼓樂出迎更生，十分恭敬。更生見了足足苦勸一回，足足沒奈何只索罷了。正與樂進的夫人鄉主飲酒間，忽見樂進的幼男樂華貂同著一個女兵上前稟曰：「那盜虎的是金毛洞強人，現有人在此報信。」足足教喚那人進來。俄女兵帶著一個樵夫在階下跪著，足足問了一回。又問那金毛洞在那裡，樵夫曰：「由這鄉西北，過了白藤嶺黃婆鄉，又四五十里便是。洞中有三個大王，一個名飛天豹，一個人地鵬，一個三界魔君。俱是萬軍無敵，殺人不轉眼的，專在此擄害平民。最是黃婆鄉、南巢鄉、三叉鄉，這三鄉受他的毒害更狠。每年供銀米若干，男女若干，鄉長稱奴，夫人稱妾，才得暫休。他無事時，專一扮作樵夫模樣獨自一個巡邏，遇美貌的婦女，便搶回洞中受用。縱有千萬軍馬，無人敢則一聲。那日正在那裡巡邏，我在對山叢莽中伏著，親眼見他將一根松樹挑著一頭黃虎一頭黑虎下山去了。這個就是三界魔君了。」足足大怒，圓睜杏眼，碎咬犀牙，拉著更生曰：「娘子這廝如此放肆，須去打破那甚麼毛洞，捉這魔君，碎屍萬段，為一方民除害。」